

●感●悟●名●家●
●雅●从●文●俗●
●经●典●小●说●

山鬼

山鬼

●感●悟●名●家●
●佛●心●文●物●
经●典●小●说●
傅光明 主编 唐文一 选编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鬼/沈从文著.傅光明主编.唐文一选编.—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

(感悟名家经典小说)

ISBN 7-80724-086-5

I.山... II.沈...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7044 号

山 鬼

著 者 ☐ 沈从文

主 编 ☐ 傅光明

选 编 ☐ 唐文一

策 划 ☐ 王金文 华飞

责任编辑 ☐ 和庚方 魏龙

责任印制 ☐ 和庚方 魏龙

装帧设计 ☐ 虚竹堂

出版发行 ☐ 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号楼 2 层 100011)

(010)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 (发行部)

(010)64258472 (编辑部)

E-mail:80600pub@bookmail.gapp.gov.cn

印 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 787mm×960mm 1/16

字 数 ☐ 195 千字

印 张 ☐ 18

印 数 ☐ 0001~6000

出版日期 ☐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724-086-5/I·166

定 价 ☐ 24.80 元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关于作者 沈从文 (1902~1988),湘西凤凰县人,原名沈岳焕,京派小说代表人物。1923年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三十年代起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主要著作有:小说《龙朱》、《旅店及其它》、《石子船》、《月下小景》、《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感悟经典

傅光明

“1911年以来，中国人的生活经历了一场也许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变革。中国的古老文明就像一条大河，静静流淌在处女山的深谷，虽经盛衰荣辱，却没有什么能影响改变它的方向。直到上个世纪(19世纪)末叶，这条河才不遂己愿地与世界文化的海洋邂逅。激烈的动荡很快产生了众所周知的文学革命。满清帝国崩溃，古老神圣的传统形式随之被遗弃，白话被采用。……这一势如破竹的成功改革被骄傲地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白话可以表达一切人的情感，描绘地球上的一切事物，从一处瀑布到一只昆虫微微发颤的脚足。”

以上这段话，是恩师萧乾先生上个世纪(20世纪)40年代在英国向西方介绍中国新文艺时写下的。他文章的题目叫《永别了，老古玩店》，意思是“五四”新文学永远告别了文言传统的“老古玩店”。而今，已经进入21世纪了，回眸遥望，在白话文写作也已近百年的文学长河中，那些最早在“思想感情上都是社会改革者”的小说家们的作品，不仅没有被尘封进“老古玩店”，相反，却具有了陈酿弥香的经典意味；此时感悟经典，不仅不会有过时之感，相反，却可以在他们用笔留下的文学的“苦难蚀刻”里，寻觅和挖掘到历史的旧影与记忆。

为了要疗救国人灵魂而弃医从文的鲁迅，出手即是大师手笔，他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白话小说，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自此，他便不间断地以小说、杂文的形式，对各类中国人进行无情的，常常是尖刻的讽刺，“呐喊”出深邃不朽的思想的真声音。同时，他的“彷徨”于无地，也从此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永远背负的精神十字架。

与鲁迅同时的“五四”一代小说家，几乎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是特立独行的艺术存在：许地山高擎“人生派”的大旗，浪漫地“只希望能为那环境幽暗者作明灯，为那觉根害病者求方药，为那心意烦闷者解苦恼。”郁达夫则在“自叙传”式浪漫抒情的写作中，以凄切、哀婉的格调，率真地表达出受压抑的灵魂，执著地张扬个性自由的精神意志。作为自然主义热心信徒的茅盾，从现实中汲取素材，成就了全景展现中国城市和乡村风貌的《子夜》，从题材的选择到主题的开掘，一下子拓展了“五四”头十年狭小的疆域。巴金，作为无政府主义者，以不妥协的精神完全充当了他那不满的一代的代言人。他是以写小说作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一样，都是痛苦的挣扎。他是以小说的形式发出“追求光明的呼号”。一幅美丽的图景“引诱”着他

的生活和写作,因而,小说中也就自然留下了他人生旅途的痕迹。

老舍几乎是中国现代最会“讲故事”的小说家,他的中短篇小说同他的长篇小说一样好看,语言俗白鲜活、简劲自然,结构匀称严谨、疏密有致,以诗歌的笔法,在有限的篇幅里,用幽默激活讽喻,用诙谐撩拨鞭挞,用人物和故事穿透时代和历史,呈现出独有的极具个性化的小说文体模式,以及超越了纯粹“京味”与“满族情结”的精神文化意蕴。

沈从文则又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常被描述成一个文体家,读他小说时的心境好像是在读诗,且常能从中谛听出音乐的律动。他善于以乡村的眼光,以乡下人的视角,审视现代文明,关照人性。他从充满了原始自然气息的湘西边城,走向了世界,成为中国现代少数几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大作家之一。

再来感悟女性作家们的经典手笔,是否会觉到从箱底翻出老祖母的衣物展览一样过时呢?我相信答案也一定是否定的。冰心的诗意抒情,庐隐的悲愁哀怨,苏雪林的清爽道劲,凌叔华的疏朗飘逸,以及石评梅的豪情壮怀,萧红的凄切忧婉,丁玲的敏锐犀利,从没被后代的女作家们所淹没。相反,随着时代的流转,她们的作品也依如那陈年的佳酿,芳香四溢,滋味醇厚,显示出种种当下女作家们所不具有的感人魅力。这也是那一代女作家被奉为才女的原因所在。

无论小说、散文,才女们的语言风格多富有抒情性和音乐感,这使她们的作品在承继了古代才女诗、词、曲、赋韵文文学的基础上,更把这个传统发扬在了小说和散文创作上。二十年代的冰心、凌叔华如此;到三十年代,丁玲、萧红在情感浓度和抒写张力上都较前人深刻强烈,刻画人物也更注重心理深层的挖掘,但文字的美致韵味依然。及至才情艳绝的张爱玲,更把女性写作引至一个意象丰富、情韵精微、充满了光华神致的境界,制造出“张迷”无数,成为许多后继才女们的大圣先师。

他们是中国现代新文学的拾荒者和开拓者,也是各种新的艺术形式的尝试者和实验者。难怪施蛰存对于在80年代以后涌现的晚辈作家们的各种所谓艺术探索,尤其是对于许多“先锋”的现代派技法的尝试,诸如象征主义、印象派、意识流什么的,曾不以为然并有几分自得地跟我说:所有这些,我们在30年代都已做过了,而且比他们做得好,一点不新鲜。

诚然,每一个时代该有它自己的文学。但经典的文学不仅仅属于它那个时代,它同时属于后来一代又一代能够感悟经典并能与其享受艺术共感的读者。

2005年5月21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山鬼

山
鬼
文
集

目 录

1	柏 子
7	山 鬼
31	龙 朱
48	丈 夫
64	三 三
86	月下小景
97	如 蕤
120	边 城
188	八骏图
209	萧 萧
221	贵 生
239	神巫之爱

柏子山

鬼

办从文俗

把船停到岸边，岸是辰州的河岸。

于是客人可以上岸了，从一块跳板走过去。跳板是一端固定在码头石级或泥滩上，一端在船舷。一个人从跳板走过时，摇摇晃荡不可免。凡是要上岸的，全是那么摇摇晃荡上岸了。

泊定的船实在是太多了，沿岸停泊，桅子数不清，大大小小随意的矗到空中，桅子上的绳索象纠纷到成一团，然而却并不。

每一个船头船尾全站得有人，穿青布蓝布短汗褂，口里噙了长长的旱烟杆，手脚露在外面让风吹——毛茸茸的象一种小孩子想象中的妖洞中喽罗，毛脚毛手。看到这些手脚，很容易记到“飞毛腿”一类英雄名称。可不是，这些人正是！桅子上的绳索捎着了活车，拖拉全无从，看这些飞毛腿的本领，有得是机会显露！毛脚毛手所有的不单是毛，还有类乎钩子的东西，光溜溜的高桅，只要一贴身，便飞快的上去了。为表示这上下全近于儿戏，一面整理绳索，一面还在上面唱歌。那一边桅上，也有这样人，则歌是来回唱，更带劲有情。

昂了头看这把戏的，是各个船上的伙计。看着还在下面喊着，不拘要谁一个试上去，全是容易之至！只是不得老舵手吩咐，则照例不敢放肆。看的人

全是心中发痒,又不能随便爬上桅子顶去唱歌,逗其他船上媳妇发笑,便骂了。

“我的儿,摔死你!”

“我的孙,摔死了你看你还唱!”

“……”

仍然唱个不停,且可以说更起劲。但可以把歌唱到下面骂人的人听,当先若是唱《一枝花》,这时唱的便是《众儿郎》了。众儿郎却依然是笑嘻嘻昂了头看这唱歌人,照例生气不得的。

可是在这情形中,有些船,却有无数黑汉子,用他的毛手毛脚,盘着大的圆的黑铁桶从舱中滚出,也是那么摇摇荡荡跌到岸边泥滩上了。还有方形用铁皮束腰的洋布,有海带,有鱿鱼,有药箱……这些东西同搭客一样,在船舱中紧挤着卧了二十天或十二天,如今全应当登岸了。登岸的人各自还家,各自找客栈,各自吃喝。这些货物则各自为一些大脚婆子来抱之负之,送到沿河各个堆栈里去。

在各类匆忙情形中,便正有闲之又闲的一类人在。这些人耳朵能超然于一切嘈杂声音以上,听出桅子上人的歌声;可是心也正忙着,歌声一停止,在唱歌地方代替了一盏小红风灯以后,那唱歌的人,便已到这听歌人的身边了。桅上用红灯,不消说是夜里了,这个水码头夜里世界不是平常的,你们看。

落着雨,刮着风,各船上了篷,人在篷下听雨声风声,江波吼哮如癫子,船纵是互相牵连互相依靠,也簸动不止,这情景在沅水一带是常有的。坐船人对此决不奇怪,不欢喜,不厌恶。因为凡是在船上生活,这些平常人的爱憎便不及在心上滋生了。有月亮又是一种趣味,同晚日与早露,全各有不同,然而他们全不会注意。但船上人心情若必须勉强分成两种或三种,这分类方法得另作估计,吃牛肉与吃酸菜,这是能左右一般水手心情的一件事,泊半途与湾口岸,这于水手们情形又稍稍不同。不必问,牛肉比酸菜更为符合这类“飞毛腿”胃口,船在码头边停靠他们也欢喜多了!

如今是说夜里又正落小雨，泥滩头滑溜溜，使人无从立足，还有人上岸到河街去。

这是船夫中之一个，名叫柏子。日里爬桅子唱歌，不知疲倦，到夜来，还不知疲倦，所以如其他许多水手一样，在腰边板带中塞满了铜钱，小心小心的走过跳板到了岸上。先是在泥滩上走，没有月，没有星，细毛毛雨在头上落，两只脚在泥里慢慢翻——成泥腿，快也无从了——目的是河街小楼红红的灯光，灯光下有使柏子心开一朵花的东西在。

灯光多无数，每一小点灯光便有一个或一群水手在那里谈天取乐。灯光还不及塞满此小房，快乐却将水手们胸中塞紧，——居然是欢喜在胸中涌，一定得打嗝，所以沙喉咙的歌声笑声从楼中溢出，与灯光同样，溢进上岸无钱的水手耳中眼中，便如其他世界一样，反应着欢喜的是诅咒。他们尽管诅咒着，然而一颗心也依然摇摇晃晃上了岸，且不必冒滑滚的危险，全各以经验为标准；把心飞到所熟习的吊脚楼上去。

酒与烟与女人，一个浪漫派的文人非此不能夸耀于世人三样事，这些喽罗却很平常的享受着，虽然酒是酽冽之酒，烟是平常的烟，人则更是……然而各个心是同样的跳，头脑是同样的发迷，——我们全明白，这些只是吃酸菜南瓜臭牛肉以及说下流话的口，可是于这时也必然粘粘糊糊，也能找出所蓄于心各样对女人的谰语言语献给面前的妇人。也能粗粗卤卤的把脚放到妇人的身上去，脚上去，以及……他们把自己沉浸在这空气中，忘了世界也忘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女人帮助这些无家水上人，把一切劳苦一切期望从这些人心中取去，放进的是类乎烟酒的兴奋与醉痴。在每一个妇人身上，一群水手这样那样作着那顶切实的梦，预备将这一月储蓄的铜钱和精力，全部倾倒到这妇人身上，他们却从不曾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

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若说这生活还有使他们在另一时回味反省的机会，仍然是快乐的罢这些人的心，可说永远是健康的，在平常生活中，缺少眼泪却并不缺少欢乐的承受。

其中之一的柏子，为了上岸去河街找他的幸福，终于到一个地方了。

先打门，用一个水手通常的章法，且吹着哨子。

门开了，一只泥腿在门里，一只泥腿在门外，身子便为两条臂缠紧了，在那新刮过的日晒雨淋粗糙的脸上，就贴紧了一个宽宽的温暖的脸子。

这种头油香是他所熟习的，这种抱人的章法，先虽说不出，这时一上身却也熟习之至。还有脸，那么软软的，混着粉的香，用口可以吮。到后是，他把嘴一歪，便找到了一个湿的舌子了，他咬着。

“悖时的！我以为到常德被婊子尿冲你到洞庭湖底了！”

“老子把你舌头咬断！”

“我才要咬断你……”

进到里面的柏子，在一盏满堂红灯下立定，妇人望他傻笑。这一对是并肩立，他比她高一个头，他略略蹲下，象整理橹绳那样扳了妇人的腰，妇人身便朝前倾。

“老子摇橹摇厌了，要推车。”

“推你妈！”妇人一面说，一旁便搜索柏子的身上东西。搜出的东西往床上丢，又数着东西的名字。“一瓶雪花膏，一卷纸，一条手巾，一个罐子——这罐子装的是啥？”

“猜呀！”

“猜你妈，忘了为我带的粉吗？”

“你看那罐子是什么招牌！打开看！”

妇人把罐子在灯前打开，放鼻子边闻，便打了一个嚏。柏子可乐了，不顾妇人如何，把罐子抢来放在一条白木桌上，便擒了妇人的腰倒向床边去。

房中那盏满堂红油灯是亮堂堂的，照了一堆泥脚迹在黄色楼板上。

外面雨慢慢大了。

张耳听，还是歌声与笑骂声音。各个房子相隔多只一层薄薄白木板子，比吸烟声音还低一点声音也可以听得出，然而人全无闲心听隔壁。

柏子的纵横脚迹渐干了，在地板上也更其分明。灯则依然光明，将一对横搁在床上的人照得清清楚楚。

“柏子，我讲你真是一个牛。”

“我不这样，你就不信我在下头是怎么规矩！”

“你规矩！你赌咒你干净得可以进天王庙！”进天王庙这是说象猪，天王庙敬神，照例得把猪刮得溜光的。

“我赌咒，什么都不。”

“赌咒也只有你妈信你，我不信。”

柏子只有如妇人所说，索性象一小公牛，牛到后于是喘息了，松弛了，象一堆带泥的吊船棕绳，散漫的在床上。

肥肥的奶子两手抓紧，且用口去咬。他又咬她的下唇，咬她的膀子，咬她的腿……我们记得这时柏子是日里爬桅子的柏子，则明白这时柏子纵是牛，也是将近死去的牛了。

妇人望到他笑，妇人是翻天躺的。

过一阵，两人用一个烟盘作长城，各据长城的一边，烧烟吃。

妇人一旁烧烟一旁唱《孟姜女》给柏子听。在这样情形下的柏子，喝一口茶且吸一泡烟，象是作皇帝。

“娘子我告诉你听，近来下头媳妇才标得要命！”

“你命怎么不要去，又跟船到这地方来？”

“我这命送她们，她们也不要。”

“不要的命才轮到我。”

“轮到你，你这……好久才轮到我！我问你，到底有多少……”

妇人把嘴一扁，把一个烧好的烟泡装上，就将烟枪送过去塞了柏子的嘴。

柏子吸了一口烟，又说，“我问你，昨天有人来？”

“来你妈！别人早就等你，我掐手指算到日子，我还算到你这尸……”

“老子若是真在青浪滩上泡坏了，你才乐！”

“是，我才乐！”妇人说着便稍稍生了气。

柏子是正要妇人生气才欢喜的。他见妇人把脸放下，便把烟盘移到床头去。长城一去情形全变了，一分钟内局面成了新样子，柏生的泥腿从床沿下垂，绕了这腿的上部的是用红绸作就套鞋的小脚。

一种丑的努力，是继续，是开始。

柏子冒了大雨在河岸泥滩上慢慢的走着，手中拿的是一段燃着火头的废缆子，光旺旺的照到周围三尺远近，光照前面的雨成无数返光的线。柏子全无所遮蔽的从这些线林穿过，一双脚浸在泥水里面，——他回船上去。

雨虽大，也不忙，一面怕滑倒，一面有能防雨——或者不如说忘雨的东西罢。

他想起眼前的事心是热的，想起眼前的一切，则头上的雨与脚下的泥，全成了无须置意的事了。

这时妇人是睡，是陪别一个水手又来在那大白木床上作某种事情，谁知道。柏子也不去想这个。他把妇人的身体，记得极其熟悉：一些转弯抹角地方，一些幽僻地方，一些坟起与一些窟窿，即如离开妇人身边一千里，也象可以用手摸，说得出口寸。妇人的笑，妇人的动，也死死的象蚂蟥一样钉在心上。他的所得抵得过一个月的一切劳苦，抵得过船只来去路上的风雨太阳，抵得过打牌输钱的损失，抵得过……他还把以后下行日子的快乐预支了。这一去又是半月或一月，他很明白的。以后也将高高兴兴的作工，高高兴兴的吃饭睡觉，因为今夜已得了前前后后的希望，今天所“吃”的足够两个月咀嚼，不到两月他可又回来了。

他的板带钱是完了，这种花费是很好的一种花费。并且他也并不是全无计算，他预先留下了一小部分钱，作为在船上玩牌用的。花了钱，得到些什么，他是不去追究的。钱是在什么情形下得来，又在什么情形下失去，柏子不能拿这个来比较，总之比较有时象也比较过了，但结果不消说还是“合算”。

轻轻的唱着《孟姜女》、唱着《打牙牌》，到得跳板边时，柏子小心小心的走过去，所以预定的《十八摸》便不敢唱了——因为老板娘还在喂小船老板的奶。

辰州河岸的船各归各帮，泊船原有一定地方，不相混杂。可是每一只船，把货一起就得到另一处去装货。因此柏子从跳板上摇摇晃晃上过两次岸，船就开了。

1928年5月25日

山鬼山

鬼



毛弟同万万放牛放到白石冈，牛到冈下头吃水，他们顾自上到山腰采莓吃。

“毛弟哎，毛弟哎！”

“毛弟哎，毛弟哎！”左边也有人在喊。

“毛弟哎，毛弟哎！”右边也有人在喊。

因为四围远处全是高的山，喊一声时有半天回声。毛弟在另一处拖长嗓子叫起万万时，所能听的就只是一串万字了。

山腰里刺莓多得不奈何。两人一旁唱歌一旁吃，肚子全为刺莓塞满了。莓是这里那里还是有，谁都不愿意放松。各人又把桐木叶子折成兜，来装吃不完的红刺莓。一时兜里又满了。到后就专拣大的熟透了的才算数，先摘来的不全熟的全给扔去了。

一起下到冈脚溪边草坪时，各人把莓向地下一放，毛弟扑到万万身上

来,经万万一个整脚就放倒到草坪上面了。虽然跌倒,毛弟手可不放松,还是死紧搂到万万的颈子,万万也随到倒下,两人就在草上滚。

“放了我罢,放了我罢。我输了。”

毛弟最后告了饶。但是万万可不成,他要喂一泡口水给毛弟,警告他下次。毛弟一面偏头躲,一面讲好话:

“万万,你让我一点,当真是这样,我要发气了!”

发气那是不怕的,哭也不算事。万万口水终于唾出了。毛弟抽出一只手一挡,手背便为自己救了驾。

万万起身后,看到毛弟笑。毛弟把手上的唾沫向万万洒去,万万逃走了。

万万的水牯跑到别人麦田里去吃嫩苗穗,毛弟爬起替他去赶牛。

“万万,你老子又窜到杨家田里吃麦了!”

远远的,万万正在爬上一株树,“有我牛的孙子帮到赶,我不怕的。——毛弟哎,让它吃罢,莫理它!”

“你莫理它,乡约见到不去告你家妈么?”

毛弟走拢去,一条子就把万万的牛赶走了。

“昨天我到老虎峒脚边,听到你家癫子在唱歌。”万万说,说了吹哨子。

“当真么?”

“扯谎是你的野崽!”

“你喊他吗?”

“我喊他!”万万说,万万记起昨天的情形,打了一个颤。“你家癫子差点一岩头把我打死了!我到老虎峒那边碾坝上去问我大叔要老糠,听到岩鹰叫,抬头看,知道那壁上又有岩鹰在孵崽了,爬上山去看。肉他娘,到处寻窠都是空!我想这杂种,或者在峒里砌起窠来了,我就爬上峒边那条小路去。……”

“跌死你这野狗子!”

“我不说了,你打岔!”

万万当真不说了。但是毛弟想到他癫子哥哥的消息,立时又为万万服了礼。

万万在草坪上打了一个飞跟头，就势只一滚，滚到毛弟的身边，扯着毛弟一只腿。

“莫闹，我也不闹了，你说吧。我妈着急咧，问了多人都说不曾见癫子。这四天五天都不见他回家来，怕是跑到别村子去了。”

“不，”万万说，“我就上到峒里去，还不到头门，只在那堆石头下，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声音又很熟。我就听。那声音是谁？我想这人我必定认识。但说话总是两个人，为什么只是一个口音？听到说：‘你不吃么？你不吃么？吃一点是好的。刚才烧好的山薯，吃一点儿吧。我喂你，我用口哺你。’就停了一会儿。不久又做声了。是在唱，唱：‘娇妹生得白又白，情哥生得黑又黑；黑墨写在白纸上，你看合色不合色？’还打哈哈，畲妈好快活！我听到笑，我想起你癫子笑声了。”

毛弟问：“就是我哥吗？”

“不是癫子是秦良玉？哈，我断定是你家癫子，躲在峒里住，不知另外还有谁，我就大声喊，且飞快跑上峒口去。我说癫子大哥唉，癫子大哥唉，你躲在这里我可知道了！你说他怎么样？你家癫子这时真癫了，见我一到峒门边，蓬起个头瓜，赤了个脖子，走出来，就伸手抓我的顶毛。我见他眼睛眉毛都变了样子，吓得往后退。他说狗杂种，你快走，不然老子一岩头打死你。身子一蹲就——我明白是搬大块石头了，就一口气跑下来。癫子吓得我真要死。我也不敢再回头。”

显然是，毛弟家癫子大哥几日来就住在峒中。但是同谁在一块？难道另外还有一个癫子吗？若是那另外一人并不癫，他是不敢也不会同一个癫子住在一块的。

“万万你不是扯谎吧？”

“我扯谎就是你儿子。我赌咒。你不信，我也不定要你信。明儿早上我们到那里去放牛，我们可上峒去看。”

“好的，就是明天吧。”

万万爬到牛背上去翻天睡，一路唱着山歌走去了。

毛弟顾自依然骑了牛，到老虎峒的黑白相间颜色石壁下。这里有条小

溪,夹溪是两片墙样的石壁,一刀切,壁上全是一些老的黄杨树。当八月时节,就有一些专砍黄杨木的人,扛了一二十丈长的竹梯子,腰身盘着一卷麻绳,爬上崖去或是从崖顶垂下,到崖腰砍树,斧头声音它它它它……满谷都是。老半天,便听到喇喇喇的如同崩了一山角,那是一段黄杨连枝带叶跌到谷里溪中了。接着不久又是它它它它的声响。看牛看到这里顶遭殃。但不是八月,没有伐木人,这里可凉快极了。沿这溪上溯,可以到万万所说那个碾房。碾房是一座安置在谷的尽头的坎上的老土屋,前面一个石头坝,坝上有闸门,闸一开,坝上的积水就冲动屋前木水车,屋中碾石也就随着转动起来了。碾房放水时,溪里的水就要凶一点,每天碾子放水三次,因此住在沿溪下边的人忘了时间就去看溪里的水。

毛弟到了老虎峒的石壁下,让牛到溪一边去吃水。先没有上去,峒是在岩壁的半腰,上去只一条小路,他在下面叫:

“大哥!大哥!”

“大哥呀!大哥呀!”

象打锣一样,声音朗朗异常高,只有一些比自己声音来得更宏壮一点的回声,别的却没有。万万适间说的那岩鹰,昨天是在空中盘旋,此时依旧是在盘旋。在喊声回声余音歇憩后,就听到一只啄木鸟在附近一株高树上落落落敲梆梆。

“大哥呀! 癫子大哥呀!”

有什么象在答应了,然而仍是回声学着毛弟声音的答应!毛弟在最后,又单喊“癫子”,喊了十来声。或者癫子睡着了。一些小的山雀全为这声音惊起,空中的鹰也象为了毛弟喊声吓怕了,盘得更高了。若说是人还在睡,可难令人相信的。

“他知道我在喊他,故意不作声,”毛弟想。

毛弟就慢慢从那小路走,一直走到万万说的那一堆乱石头处时,不动了。他就听。听听是不是有什么人声音。好久好久全是安静的。的确是有岩鹰儿子在唳唳的叫,但是在对面高高的石壁上,又听到一个啄木鸟的播梆梆,这一来,更冷静得有点怕人了。